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放理论研究

曹健华, 金晓燕

(邵阳学院, 湖南邵阳, 422001;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湖南长沙, 410006)

摘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通过对旧式分工的批判和合理分工形式的阐述;对“抽象的人”的批判和现实的个人以及现实的人类解放的探索;对以往共同体形式的批判和自由人联合体的论述;以及对以往的解放运动的批判和共产主义解放运动的号召, 说明了人类解放道路何以可能和如何展开。

关键词: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工;现实的人;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运动

中图分类号: A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1-0063-04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居重要地位, 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奠基之作。在《形态》中, 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 系统阐明了人类不自觉地由自由走向分裂、异化, 最终通过自身力量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解放过程。研究《形态》的解放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旧理论的批判和对科学世界观的阐述, 其鲜明的理论对比和理论意蕴为当今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发展路径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同时, 马克思在《形态》中论述的解放理论为我们证明了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不是遥远的乌托邦, 而是通过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得以不断实现。

一、对旧式分工的批判和合理分工形式的阐述

在《形态》中, 马克思从阐述分工出发, 揭示了分工的发展过程并导致私有制的形成。现实生活的个人是全部历史发展的前提, 这是由纯粹的经验确认的, 绝不是抽象的个人。与动物没有任何区别, 人从一开始就本能的具有求生的需要, “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79)}。这种生产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并且人们为了使生命延续下去, 就同时也进行着人种生产, 即人自身的生产。所以, 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1](68)}。生产本身并不是个人的事, 随着人口的增多, 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交

往的关系, 在交往中促进了生产, 这里的生产包含着前面所说的两个方面, 并且这两个方面是同时进行的: 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 二是人自身的生产。有了这两种生产, 人类历史早期各民族之间以及各民族内部的分工就自然地形成了。人类起初的分工是出于自然形式、本能力量的分工, 例如, 性分工、需要的分工。但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工, “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 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1](82)}由于需要的增多, 分工的多样化, 在民族内部中, 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 于是就形成了商业劳动与工业劳动的分工形式, 同时, 商业劳动部门和工业劳动部门内部的人们也从事不同的分工。分工促使了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 同时,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分工的发展。

自从真正的分工即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开始时, “分工不仅是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于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 而且成为现实。”^{[1](83)}当真正的分工发展起来时, 人类也出现了日益鲜明的分化: 劳动的人不能享用用自己的劳动果实; 不劳动的人反而轻而易举享受别人劳动的果实。劳动的人被认为是愚蠢的, 而不劳动的人反而是被称为至高无上的精灵。同时, 分工的不同以及它所包含的所有矛盾, 导致了劳动和其产品分配不平等, 因而这两种不平等的现象产生了不平等的所有制, “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 ……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 是最初的

所有制,……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1](84)}马克思从唯物史观角度出发,得出了以往时代人类受压迫的根源表现为私有制,而私有制起先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分工的产物,他总结到:“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84)}

私有制统治了人类世界,私有制使全人类的生活世界分裂为了不同利益集团,谁掌握了所有制(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谁就具有统治力量。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采取国家这个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与实际的个人利益及其组成的全体利益相脱离,由此导致阶级与阶级的对抗力量的出现。这些由分工决定的阶级对抗力量日益分裂,强大的利益集团通过共同体形式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这种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和占统治地位的共同利益的分裂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形成的,“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85)}马克思批判了旧式的即人类从分工开始到现在的一切分工,旧式的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并非出于个人自愿的,是随着生产力作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这种自然形成的分工,对人来说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在这种被迫从事的活动中所创造的生活生产资料也将成为异己的力量反过来统治者自己。经过对一种自然分工形式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探究了真正符合现实生活中个人的分工形式并阐述了它的合理性。

只有人们真正作为单个的人即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个人支配劳动而不是劳动支配个人的时候,这时分工形式才是合理的,这样的分工形式是没有任何特定范围束缚的,单个人同时可以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也可以同时从事文化工作,马克思认为这种理想的分工形式只有在人们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到那时,每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没有任何客观力量强迫着单个人做事,社会活动呈现出多样性,可以不同程度的满足单个人的需要,“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是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85)}超越了分工的制约力量,打破这种自然形成的特定范围活动,人类将从一种异己的物质力量中解放出来,获得真正的自由。

二、对“抽象的人”的批判和现实的个人以及现实的人类解放探索

在《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中,马克思虽然批判了包括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在内的整个德国哲学,但主要是批判了费尔巴哈即他的“抽象的人”、“感性对象”,同时,他们坚定了唯物史观的立场,对费尔巴哈关于“抽象的人”的理论作了彻底的清算。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马克思吸取费尔巴哈的合理内核,又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批驳。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最重要的特点是不懂得感性的实践活动,因此,不懂得现实世界的个人,而是把人规定为“抽象的人”、“感性对象”等。在他看来,单个人的感觉是片面的、分散的,不能从单个人那里推出人的本质,所以他从上帝绝对统一那里推论出人,他所说的人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是抽象的人类个体,不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个人。他所说的人的本质乃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由于个人的感觉的片面性、分散性,他认为只有多数人共同在一起的感觉才弥补了这种片面性。费尔巴哈对旧宗教的魔法力量的破除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之后,为唯物主义开辟了道路。这种理论成为人类解放运动的一种先驱力量,马克思曾欢呼的说:“这部分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会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2](222)}但是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并没有完全抛弃宗教,没有使人类得到真正思想上的解放。他并不希望废除宗教,他希望使宗教完善化,于是他从脱离了感性实践活动角度对待人类的生存,建议人们之间彼此相爱。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统治者成为一种压迫力量控制着广大人民,阶级利益不断的分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用费尔巴哈的宗教理论来指导人类解放自身,那是一场荒唐的骗局。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只是抽象的分析了人的本质,没有从历史的领域和实践的角度看待人,所以,他并没有达到唯物史观,“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地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2](51)}

旧唯物主义者关于人的问题的看法是片面的,不从现实出发看待人,因此更谈不上人类的解放。马克思在《形态》中正确的阐明了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他指出最终的目的是要达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理解的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从物质生产

活动的人,这里的人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2](5)}人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因此,要实现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从意识中抽象得来的,而是要通过现实的实践活动,不断地创造实现人类解放的条件。只有通过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不断创造属于全体人类的生活条件才能真实地解放人,共产主义运动实现的时全人类的解放,采取的是现实的解放运动。这种现实的解放运动是现实生活中单个人通过不断地发挥自己的主体力量,是劳动向自主活动转化的过程,通过广泛的交往活动使单个自主活动联合起来,“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1](130)}在这种所有单个人联合占有制度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这时,人类摆脱了异化,消除了私有制,这才是真正的人的解放,自由人的联合。马克思在《形态》中多次重申共产主义解放运动不是抽象空洞的,它必须有一定的现实条件,从现实人的活动的角度思考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他说到消灭私有制进而实现人类解放时,对现实解放的物质条件予以重视:“我们都是从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了在大工业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1](104)}由此看出,自由人的联合形式的实现并不是空洞的,也不是臆想出来的,它必须与发达的物质条件相适应,以先进的社会发展程度为前提,而不是随心所欲的。

三、对以往共同体形式的批判和自由人联合体的论述

在以往的每一个历史时代,人总是从属于自发性的劳动分工形式,从属于社会某一共同利益阶级,这里的人只是延续着自身已有的生存条件,而这种生存并不能以单个人的形式存在。他们受到自然形成的分工限制,从而受到不同时代所有制形式的压迫,这种

所有制形式决定着个人与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及其相互关系。那么,在所有制中占统治地位的人就自然成为剥削者,对其他一切人进行剥削和压迫。以往历史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都有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作为一种占有形式维护着特定某一阶级的利益。特定的某一阶级自从人类有了分工以后就日益成为单个人组成的全体利益的对立面,并作为一种统治力量对单个人进行压迫与剥削。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个人利益以及由此组成的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作为统治阶级运用一切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对单个人进行压迫与剥削,马克思称之为“虚幻的共同体形式”。马克思批驳道:“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1](84)}

因此,在过去各种虚幻的以欺骗为手段的共同体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个人自由在虚幻的共同体中,不是具有真正的普遍意义,仅是一部分人可以享受得到。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119)}这种单个人的联合是现实生活中的人通过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消除而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各个人都作为生产工具的主人,而不是生产工具作为驾驭人的力量,在各个人对生产工具的占有制下,所有生产工具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也归属于全体个人,而不是受特定阶级的支配。真正的共同体是全体个人的一种联合,它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相反。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单个人不再受偶然性支配,个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和生产力必将是全面发展的,由此所产生的影响是私有制的消灭和分工形式的改变以及个人不再被束缚在特定的范围内,而是可以做出自由的选择。自由人联合的生存状态中,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将不再是一句空话,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之间的联系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共同条件的实现作为现实的前提。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体形式与以往时代共同体的本质区别在于:共产主义社会是现实的人的联合体,它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归根到底都取决于分工的消灭。”^{[2](513)}因此,全人类解放就在于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成,这种联合是在现实的道路上不

断克服以往生活方式的狭隘性与局限性,落后性与保守性,使得人们的生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由简单到复杂,由蒙昧到文明,由异己到自由的转化,实现理想的社会存在状态。

四、对以往的解放运动的批判和共产主义解放运动的号召

马克思在《形态》中阐述了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是他又说:“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85)}只要这种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分工以“自然的形式”发展并推动生产的发展,那么生产越发展,人本身的活动越发成为一种异己力量与自身相对立。因此,自然形成的分工形式以及社会运行状况总是与自由人联合共同体相背离,为了要破除这种自然形成的异己力量,推翻这种压迫人的力量,人类历史有始以来进行了无数次解放运动。然而,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各个时代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着各个时代由某一利益集团占有劳动生产工具和劳动资料,那么,谁占有了生产资料谁就处于统治地位,这也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拥有绝大多数财产资源。当一定时代统治阶级所拥有的所有制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生产关系要以新的形式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此,当旧的所有制成为一种桎梏时,革命必将爆发,以往历史的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然而,每一次革命迎来的结果是另一个阶级以“共同利益”的形式推翻前一个统治阶级;用统治的力量征服其他一切阶级,每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属于企图取代旧统治的那个新阶级,每一次革命的伊始,新兴的阶级总是打着为了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口号,在观念上宣传他们所谓的自由观、平等观,其目的都在于能够达到这个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目的,继而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并不断的把他们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因此,即使旧的统治阶级被新兴的阶级推翻了也只是打着人类解放的幌子实现自己阶级利益为目的,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状况仍旧没有变化。

在《形态》中,马克思阐述历史的发展进程后得

出结论:“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1](90)}真正的解放是人类自身的解放,马克思称人类自身的解放运动为共产主义运动。只有进行全面的、深刻的共产主义解放运动,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才能自己做自己的主人。马克思号召人们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与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共产主义运动,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建立一种广泛的联合。他指出共产主义运动“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1](122)}共产主义运动是要推翻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使个人的发展不再受旧有的存在状况的束缚。“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1](122)}旧有的分工、等级都是每个时代某种偶然性的东西,这种偶然性不是我们用概念强加上的,而是不同时代各种不同现成因素的促成。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旨就在于推翻旧有的一切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建立自由人全面发展的联合体,使人们生活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联合体中,只有这样,人才能够称之为真正的人。

人类的解放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在《形态》中对人类解放道路的阐述,充分体现出共产主义的理想价值目标,是科学性、价值性和实践性的完整统一。因为“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3](120)}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下转第72页)